

昭明文选研读

赵福海著 / 时代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姚象余 封面设计/龙震海 电脑制作/莫忠伟



ISBN 7-5387-1427-8



9 787538 714272 >

ISBN 7-5387-1427-8/1 · 1387

定价：28.00 元

自序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它的出现，是“文”的自觉在实践上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著名文学批评史家方孝岳教授所云：“我们试想想看，假如没有《文选》这部书，我国文学界是何等的黯淡。要正式认识中国文学，还有哪一部书比《文选》更可以作中心的标准吗？”(《文学八论》)

《昭明文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实质是文化艺术观念和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即文风演变的相应反映。”(倪其心《关于〈文选〉和文选学》)因此，从唐代开始，研读《文选》便成为专门的学问——“文选学”。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文选》是一部选录式文学史；从文学理论角度研究，《文选》是一部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批评著作；从词汇学角度研究，《文选》是一座巨大的词库；从训诂学角度研究，《文选》李善注，开辟了从经学训诂到文学训诂的新天地。而对《文选》进行综合研究，“其整体功能大于分体功能的总和”。

《文选》涵盖39种文体。选录从先秦到齐梁130位作家的700余篇作品。“在思想上不拘一家，在艺术上不限一体，历史纵向呈现发展变化，时代横向表现各种差别……大体做到了择优选取各个时代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好的或较好的各体文章。”(《关于〈文选〉和文选学》)

一部《文选》包括“选赋”、“选诗”、“选文”三大部分。选赋共56首。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

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 15 类。讨其源流，赋兴于楚，盛于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辞赋之英杰也。”刘勰列举的十家，萧统选了九家（《七发》亦属赋），皆为赋史上的代表作。赋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体。汉赋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文学样式，随着时代变迁，赋体亦随之变化。从号称“古赋”的“汉赋”，演变为六朝的“骈赋”，再演变为唐代的“律赋”，最后演变为宋代的“文赋”，虽然更接近于“文”，但“赋者，铺也”的特点始终保留着。

“选诗”共 500 余首，分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等 24 类。文学史上称为“选体”。它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五言居宗，占 95% 以上。这和同代的钟嵘观点一致。钟谓“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耶！”第二，骈俪居多，可视为唐代律诗的先声。“选诗”对诗的创作影响很大，故其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专列“《选》体”一目。《朱子语类》称：“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

“选文”共 161 篇，绝大多数是骈体文。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一书中，曾勾勒出骈文的发展脉络：“骈体之源，肇于《书》《易》，彦和论之详矣。就入《选》之文而论，子夏《诗序》一篇，上规《易》、《系》，语比声和，阮伯之以为即骈文之初祖，然尚未设喻隶事之风也。设喻隶事，始自李斯之《上书》，邹阳继之，俨成一种偏习，而骈体经脉始有可寻。然尚未整句调、敷色采也。自

自序

王子渊出而骈始多，曹子建出而骈始工，陆士衡出而四六始昌，颜延年出而代语始繁，沈约、王融诸人声律论出，而用字始避拘忌，骈文之体于焉成立。”骆氏所举篇章，皆为萧统所选。

本书定名为《昭明文选研读》，是想说明我近年来研习《文选》的过程和方式，也就是说，我的这些东西都是读《文选》原著读出来的。宋代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尽管我研习《文选》二十余年，并与他人主编了《昭明文选译注》，且亲自注译了大量的篇章，但也不敢说《文选》烂，甚至不敢说完全读懂。

因为它太难了。钱钟书先生称《文选》为“文章之奥府”。陆宗达教授说：“继承和发展‘选学’，首先要整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为数极多的资料——搜集、辨析、取舍、整理皆非易事。不要说当时文人玄虚复杂的思想拿到今天来难于理解接受，也不要说文学的多种体裁、形形色色的表现方法和修辞手段以及每个作家的独特风格更难驾驭，专就《文选》的语言来说，书面语和口语夹杂，历史上的经典文献语和作家的习惯语并存，全民习用语和文学专用语并出，这种语言状况，就会带给整理者很多困难。旧小学附属于经学，而文学语言要比先秦经典语言形象得多，熟悉小学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人对付这种文学语言，有时并不一定有办法；而连‘小学’也不熟的人，对付这种文学语言就更缺乏基础。然而不解决语言问题，谈何研究《文选》？”（《昭明文选译注·序》）陆宗老对《文选》如数家珍，尚感如此，何况我辈！可见我的“不敢说完全读懂”的说法，丝毫没有客套成分，确确实实是老实话。

这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从《昭明文选译注》中选取的部分篇章，做些调整和修正；下篇是近年撰写的部分“选学”论文，收入本书一仍其旧。

《文选》是一部雅文学，美文学。我的“鉴赏”和“今译”也多从此处着眼。鉴赏部分少作考索，多从思想上艺术上作些分析。形象大于思想。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尽力写点自己的心得。译文也看重达雅。译得过分口语化，有失于俗；译得过分书面化，又难免于涩。既然原作是美文，理想的译文离开原作单独欣赏亦应该是美文。程千帆先生提出一个古文今译的高标准，叫“本文译文二妙同体”。他说：“理想的翻译应该象金蝉子转世，七仙女下凡。佛弟转世，仍是高僧；仙女不凡，依然美女。虽已今世，不昧前因。”（《俭腹抄》）程先生提出的古文今译最高境界，虽难以达到，但心向往焉。力求译文“赋类赋，诗类诗，文类文（骈文）”。

如何进行古文今译，除前人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外，程先生又提出可以操作的具体意见。他说：“译文的方式与原文表达的方式是相关的，原文表达得很清楚的可以直译，而写得含蓄不但无法直译，而且有的时候必须增加文字，颠倒结构，甚至加以改写，才能把原意较为如实地充分地表达出来。”（《俭腹抄》）古文今译实际上是二度创作，因此程先生提倡译文的多样化。他说：“我粗略比较过一些古书的不同译本，如《易经》、《老子》、《诗经》、《楚辞》、《文心雕龙》等专著以及唐诗的选译，我就发现译者们由于对原文的理解很不一致，所以译文也很不相同，甚至对原文理解虽无出入，其译法也是各式各样。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是正常现象。……一书多译，还是利多弊少。”（《俭腹抄》）

郭沫若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并预言“这在不远的将来是必然盛行的一种方法。”实践完全证明郭老预言的准确性。许多古代名著都有多种译文，而译《文选》者却极少。我期望早日读到“二妙同体”的佳作。

内子魏淑琴副教授，帮我校对，核实资料，花了大量劳动；副

自序

编审、小说家姚家余君，为出好这本书倾注了大量心血；美国朋友林中明先生，既是企业家，又是学者，既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感情，又有比较精深的研究，多次来中国出席《龙》学、《选》学国际学术会议，常发灼见，启予颇多，还为我们出版选学研究著作筹款赞助。本书即将付梓，我不能忘记给我多方帮助的朋友，特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赵福海

二〇〇一年五月十日序于逍遥斋

目 录

自序	(1)
上篇 文选精读	
事出于沈思 义归乎翰藻	
——读萧统《文选序》	(1)
以齐物之理 遣贬谪之情	
——读贾谊《鵩鸟赋》	(15)
悲莫悲兮生别离	
——读江文通《别赋》	(23)
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创作论	
——读陆士衡《文赋》	(33)
材人之穷观 天下之至妙	
——读傅武仲《舞赋》	(57)
开山水诗之先河	
——读宋玉《高唐赋》	(71)
千古绝唱美女赋	
——读曹子建《洛神赋》	(86)
名为咏史 实为咏怀	
——读左太冲《咏史诗八首》	(97)
游仙正体 弘农其变	
——读郭景纯《游仙诗七首》	(112)
开设喻隶事之风	
——读李斯《上秦始皇书》	(128)

- 身遭宫刑蒙大辱 腓愤一日九回肠
——读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 (138)
- 华章之中含“府怨”
——读吴季重《答东阿王书》 (168)
- 词理剖析 劝降书
——读丘希范《与陈伯之书》 (178)
- 尺波却有层层浪
——读刘孝标《重答刘秣陵沼书》 (189)
- 词刚义辨 文移之首
——读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 (193)
- 身在江海 心存魏阙
——读孔德璋《北山移文》 (209)
- 事昭而理辨 意深而辞婉
——读司马长卿《喻巴蜀檄》 (221)
- 用之则为虎 不用则为鼠
——读东方曼倩《答客难》 (230)
- 杂以谐谑 回环自释
——读扬子云《解嘲》 (243)
- 灵魂的解放
——读陶渊明《归去来》 (266)
- 幕天席地 纵意所如
——读刘伯伦《酒德颂》 (273)
- 宦官由来非一日 千秋功罪任评说
——读范蔚宗《宦者传论》 (277)
- 以声律论为中心的文学史纲
——读沈休文《谢灵运传论》 (293)
- 兴之所至而亡之忽

目 录

——读贾谊《过秦论》	(308)
文学独立宣言	
——读曹丕《典论·论文》	(322)
染上一抹挽歌的情调	
——读陆士衡《辨亡论》(上)	(334)
人情冷漠 世态炎凉	
——读刘孝标《广绝交论》	(356)
鸾凤伏窜 鸱枭翱翔	
——读贾谊《吊屈原文》	(382)

下篇 文选论文

试论《文选》理	
——以《选·赋》为例	(389)
美文的时代与时代的美文	
——论《文选》的基本艺术特征	(408)
《选·赋》中的风俗画	(426)
从文选注看李善的美学思想	(441)
《文选学论集·前言》	(458)
一门能文，人人有集	
——论萧衍父子的文化底蕴	(468)
《文心》时序篇与《文选》时义观比较研究	(487)
“选学妖孽”口号之来龙去脉与反思	(503)
古城扬州访《选》楼	(517)

事出于沈思 义归乎翰藻

——读萧统《文选序》

【鉴赏】

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萧衍长子。502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曰“昭明”。南朝梁文学家。编《文选》，亦称《昭明文选》。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自觉时期。随着大一统的汉王朝的覆灭，儒家诗教也结束了它的绝对统治地位。人们突破儒家诗教的束缚，对文学理论的探讨不断深入，各种意见争论得相当激烈。萧统、萧纲兄弟也都参加了这场论战。当时的裴子野坚持尊儒法古，攻击文章“藻饰”是“雕虫之艺”；萧纲则反唇相讥，说“不尚丽靡之词”，便“无篇什之美”，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主张。萧统在这场论争中，取折衷态度，既反对排斥形式美的“典”，又反对一味浮艳的“丽”，主张“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昭明文选》就是按这个标准编选而成的。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选萃，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选序》，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萧统的文学观。他首先提出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区别，认为“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从这一特征出发，把经、史、子从文学中划分

出去，使文学不再依附于经史，而取得了独立地位。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是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在萧统的心目中，对“文学”的概念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精心构思并富有文采的作品才算文学。因此，除史籍中一小部分“综辑辞采”的“贊论”和“錯比文华”的“序述”入选外，其它的经、史、子一概不选。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比萧统大三十多岁，又做过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在《文选》之前，《文心雕龙》就已问世，萧统对刘勰又“深爱接之”，他受《文心雕龙》的影响是无疑的。而在对文学含义的认识上，萧统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刘勰把“史传”和“诸子”两类也列入文学之中，萧统则将其排除在文学之外，这说明他对文学概念的理解比刘勰更精严，更近科学，更符合文学的基本特征。

萧统坚持文学的发展观，他用“大辂”与“椎轮”和“增冰”与“积水”作比方说：“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萧统认为文学同其它事物一样，经历着由初级到高级踵事增华，不断演进的过程。这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也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文学发展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萧统对文学标准的规定和文体的分类，还不够严密，对文体的分类失之繁琐，但他的文学观点，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学的自觉认识，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全序骈散相间，句式参差错落，整齐而不呆板，流宕而不散乱。论述既有纵向的历史脉络，又有横向的文体比较，颇有思辨的特征。

【原文】

式观元始^[1]，眇觌玄风^[2]，冬穴夏巢之时^[3]，茹毛饮

血之世^[4]，世质民淳^[5]，斯文未作^[6]。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7]，始画八卦^[8]，造书契^[9]，以代结绳之政^[10]，由是文籍生焉^[11]。《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2]。”文之时义^[13]，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14]，大辂宁有椎轮之质^[15]？增冰为积水所成^[16]，积水曾微增冰之凜^[17]，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18]，变其本而加厉^[19]；物既有之，文亦宜然^[20]；随时变改，难可详悉^[21]。

尝试论之曰^[22]：《诗序》云^[23]：“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24]。”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25]，古诗之体^[26]，今则全取赋名^[27]。荀、宋表之于前^[28]，贾、马继之于末^[29]。自兹以降^[30]，源流实繁^[31]。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32]，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33]。若其纪一事^[34]，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35]，鱼虫禽兽之流^[36]，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又楚人屈原^[37]，含忠履洁^[38]，君匪从流^[39]，臣进逆耳^[40]，深思远虑，遂放湘南^[41]。耿介之意既伤^[42]，壹郁之怀靡诉^[43]；临渊有“怀沙”之志^[44]。吟泽有“憔悴”之容^[45]。骚人之文^[46]，自兹而作。

诗者^[47]，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8]。《关雎》《麟趾》^[49]，正始之道著^[50]；桑间濮上^[51]，亡国之音表^[52]。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53]。自炎汉中叶^[54]，厥途渐异^[55]：退傅有“在邹”之作^[56]，降将著“河梁”之篇^[57]；

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58]。颂者，所以游扬德业^[59]，褒赞成功^[60]。吉甫有“穆若”之谈^[61]，季子有“至矣”之叹^[62]，舒布为诗^[63]，既言如彼^[64]；总成为颂，又以若此^[65]。次则：箴兴于补阙^[66]，戒出于弼匡^[67]，论则析理精微^[68]，铭则序事清润^[69]，美终则诔发^[70]，图像则赞兴^[71]。又诏诰教令之流^[72]，表奏笺记之列^[73]，书誓符檄之品^[74]，吊祭悲哀之作^[75]，答客指事之制^[76]，三言八字之文^[77]，篇辞引序^[78]，碑碣志状^[79]，众制锋起^[80]，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81]，并为人耳之娱；黼黻不同^[82]，俱为悦目之玩^[83]。作者之致，盖云备矣^[84]。

余监抚余闲^[85]，居多暇日^[86]。历观文囿^[87]，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88]，移晷忘倦^[89]。自姬、汉以来^[90]，眇焉悠邈^[91]，时更七代^[92]，数逾千祀^[93]。词人才子^[94]，则名溢于缥囊^[95]；飞文染翰^[96]，则卷盈乎缃帙^[97]。自非略其荒秽^[98]，集其清英^[99]，盖欲兼功^[100]，太半难矣。

若夫姬公之籍^[101]，孔父之书^[102]，与日月俱悬^[103]，鬼神争奥^[104]，孝敬之准式^[105]，人伦之师友^[106]，岂可重以芟夷^[107]，加之翦截^[108]？老、庄之作^[109]，管、孟之流^[110]，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111]，今之所撰，又以略诸^[112]。若贤人之美辞^[113]，忠臣之抗直^[114]，谋夫之话^[115]，辨士之端，冰释泉涌^[116]，金相玉振^[117]。所谓坐狙丘^[118]，议稷下^[119]，仲连之却秦军^[120]，食其之下齐国^[121]，留侯之发八难^[122]，曲逆之吐六奇^[123]，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

载，概见坟籍^[124]，旁出子史，若斯之流^[125]，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126]，而事异篇章^[127]，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128]，方之篇翰^[129]，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130]，序述之错比文华^[131]，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132]，故与夫篇什^[133]，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134]，都为三十卷^[135]，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136]。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详注】

[1] 式：语首助词。 元始：原始时代。

[2] 眇觌（miǎo dí 秒敌）：仔细考察。眇，细看。觌，看。 玄风：远古之风。

[3] 穴：穴居。 巢：构木为巢。

[4] 茹：吃。

[5] 质：质朴。 淳（chún 纯）：忠厚朴实。

[6] 文：文章典籍。《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7] 逮（dài 代）：到。 伏羲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

[8] 八卦：传说最早的象形文字。分乾、坤、坎、离、艮、震、兑、巽。

[9] 书契（qì 气）：指文字。《释文》曰：“契，苦叶反。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

[10] 结绳：上古无文字，用绳子打结来记事。 政：政事。

[11] 文籍：文章和典籍。

[12] 易：《周易》。语见《周易·贲卦》。 天文：指日月星辰。 时变：四时的变化。 人文：指诗、书、礼、乐。 化成：教化人民而使有成就。

- 〔13〕时义：时代意义。
- 〔14〕椎（zhuī 追）轮：指古代无辐条无辋的车。是极原始的极简陋的车。大辂（lù 路）：天子乘的车。
- 〔15〕宁：岂。质：朴质。
- 〔16〕增：层。增冰，厚冰。
- 〔17〕微：无。凜（lǐn 慄）：冷。
- 〔18〕踵（zhǒng 种）：继。华：文饰。
- 〔19〕本：原来的样子。加厉：更甚。
- 〔20〕然：这样。
- 〔21〕悉：知道。
- 〔22〕尝试：试。
- 〔23〕诗序：指《毛诗序》。
- 〔24〕六义：赋、比、兴，风、雅、颂。
- 〔25〕昔：过去，与今相对。
- 〔26〕体：体裁。
- 〔27〕赋：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刘良注：“言今之述作者，诗赋体，不同古诗。”此为文体的一种。
- 〔28〕荀、宋：指荀卿、宋玉。荀卿作《赋篇》后，文体中才有赋的名称。宋玉作有《风赋》等。这里所说的赋，是以体物为主的赋，以荀宋为宗；而屈原等人的以抒情为主的作品，归入骚一类。
- 〔29〕贾、马：指贾谊和司马相如。二人都是汉赋的代表作家。《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赋七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
- 〔30〕以降：以下，以后。
- 〔31〕源流：指赋的发展流变。
- 〔32〕凭虚：指张衡的《西京赋》；亡（wú 无）是：指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以述西京的繁盛；《上林赋》假托亡是公以述皇帝游猎上林苑的盛况。
- 〔33〕畋（tián 田）：打猎。《长杨》、《羽猎》：指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

- 〔34〕若：象。纪：通“记”。
- 〔35〕兴：兴起。
- 〔36〕流：活动。
- 〔37〕屈原：战国楚人，名平，别号灵均，为楚三闾大夫，怀王重其才，后因上官大夫进谗言而被疏远，忧愤作《离骚》。
- 〔38〕含：怀。履：行。履洁，行为高洁。
- 〔39〕君：指楚王。匪：同“非”。从流：从善如流。
- 〔40〕臣：指屈原。逆耳：不顺耳的话，指忠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 〔41〕放：流放。湘南：指屈原放逐所至的湘水西南一带。
- 〔42〕耿介：正直。
- 〔43〕壹郁：忧郁，抑郁。壹，通“抑”。靡（mǐ 米）：无。
- 〔44〕怀沙：抱石自沉。“屈原至于江滨……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临渊怀沙，即指此事。屈原有《怀沙》，为沉湘江之前绝命词。
- 〔45〕憔悴：指屈原面容憔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楚辞·渔父》）“吟泽”一句，意本于此。
- 〔46〕骚人之文：骚体文章。屈原作《离骚》，故称屈原和《楚辞》作者为骚人。
- 〔47〕诗者句：见《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 〔48〕志：思想感情。形：表现。
- 〔49〕《关雎》、《麟趾》：《诗经》篇名。
- 〔50〕著：明显。
- 〔51〕桑间、濮上：本为地名，这里产生的歌曲，儒家称为亡国之音，所以“桑间”、“濮上”后来就成了乐调上靡靡之音的代称。
- 〔52〕表：标志。
- 〔53〕粲然：鲜明的样子。
- 〔54〕炎汉：指汉朝。汉自称以火德王，故称。